

## 四、索达吉堪布

身披紫红色粗布袈裟，脚穿暗红色粗纺纱袜，走到汉经堂的门口后，将鞋子脱在门外，站立片刻，待全体起立，中间让出一条通道，遂两手背身后，身板挺得笔直，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，走到讲台前转过身，面对一屋子学员环视一周，稍点点头，然后坐下。

每天早上八点钟，像闹钟一样准时，像钟表指针的走动一样规范，三十多岁、中等个子的索达吉堪布总是这样一脸严肃地走进汉经堂。

哗。众学员一见老师坐下了，便也跟着在绿色的晴纶地毯上盘坐下来。几百个汉地来的和尚、尼姑及男女居士将经堂挤得满满。

汉经堂的正式称呼是“汉僧显密经堂”，为一正方形单层木结构建筑，梁柱上绘着色彩鲜丽的宗教图案，墙上和立柱上披挂着好些红、黄、紫色的布幔，还贴挂着手绘佛像、手绘大佛足、手抄心经、佛语条幅等佛教翰墨，那是四众弟子中的书画艺术家留下的手迹。经堂正前方摆着两排玻璃柜，柜中放满了经书，柜上摆着六七只花瓶，插着绢花。经柜前放着晋美彭措法王和文殊、普贤等菩萨的画像，上披白色和黄色的哈达。两侧供着十多盏酥油灯，还供着净水和水果。在经堂墙脚处，堆放着被褥、锅碗、电炉以及若干瓶瓶罐罐，这是十几个夜里在此借宿者的生活用具。几年前建造这所藏地历史上头一个“汉僧显密经堂”时，设计方案出来后，在佛学院里征求意见，大家都赞成专为汉人建个经堂，但都觉得不必搞得这么大，就这么几十个汉地来的和尚，还是节约点人力物力吧。可法王力排众议，一口咬定，至少这么大不可。现在看来，到底是法王，有预见……

“欧坚意尔吉努不向参木，巴大玛改萨尔东波拉，雅参确革俄珠布涅……”

堪布用藏语领读起“七句祈祷文”，大家跟着一起念。这首祈祷文的中文意思是：

乌金刹土西北隅  
莲茎花胚之座上  
稀有殊胜成就者  
世称名号莲花生  
空行眷属众围绕  
我随汝尊而修持  
为赐加持祈降临

作为每天正式上课前必不可少的一套仪规，要用藏文念三遍“七句祈祷文”、“能赐诸悉地之祈祷文”、“无垢光尊者之祈祷文”等祈祷文，最后以三遍“最后回向文”结束这一集体祈祷活动。念颂每一首祈祷文都有一定的音调旋律变化，有点像是在唱歌，虽然听不

懂，还蛮中听的。

每天早上这么念上一轮，大约要化二十多分钟时间。每人发给一张藏汉对照的祈祷文。为了帮助不懂藏文的汉人用藏语念诵，还用汉字给藏语注上了参照读音。要借助毫不连贯的汉字把"欧坚意尔吉努不向参木"这类藏语发音背出来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不过，不少人因为天天念、常常念，熟能生巧，到后来不看汉语注音，也能有声有调地将祈祷文唱出来了。

接下来，索达吉堪布正式讲课。这段时间他讲的是无垢光尊者造、晋美彭措大法王传授的《大圆满心性休息》引导文和寂天菩萨造原颂、麦彭仁波切释的《智慧品浅释——澄清宝珠论》。

"大圆满"为宁玛派无上密传大法之一，轻易不传，只有具备一定根器且修持到一定程度者，经上师同意，方予传授。来五明佛学院修学密宗的藏僧，不扎扎实实打下几年基础，别想求得此法。法王慈悲，念汉人千里迢迢来此学法不易，故对大多数有缘来到佛学院的汉人，给予大圆满灌顶之后，都准予让他们修学此法。

我到这里时，索达吉堪布开设的"大圆满"引导文课程已讲了一半，开讲前法王已为听课的学员作了"大圆满"灌顶。

为了取得听课资格，我求佛学院里名气很大的嘎多活佛为我灌了一个"文殊静修大圆满"灌顶。灌顶后第二天，我早早等候在汉经堂门口，到了八点，索达吉堪布来时，我便把情况向他说了，请求准予我听他讲课。他点点头，答应了。

我一来就能听索达吉堪布讲授大圆满，是很幸运的。几个星期后，有一天正式上课前，索达吉堪布很不容气地对两个新来的学员说："今天坐在这儿的，好像有新来的吧？你们没受过大圆满灌顶，还不能听这个课程，请出去吧！"

有学员下课后问堪布，汉地已出版了不少介绍"大圆满"的书籍，你对此怎么看？堪布表示，这些书里的内容，有真有伪，佛教密宗非常注重上师的加持作用，在没有得到上师传承的情况下照书本去练，不可能得到"大圆满"的结果。

索达吉堪布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，从小放牛，很早就皈依了佛门。据他自己说，他很小就对佛有一种天生的感情，喜欢看经书，但那时只能偷偷地看，若被人发现，可就是犯法的事了。他在炉霍上的学，八二年中专毕业，二十出头，就到炉霍西北三百里外的色达五明佛学院出了家。三年后他登上了佛学院的讲坛，为喇嘛主讲"窍诀"课程，很受僧众欢迎。来佛学院的汉人多起来后，受法王的托付，他负起了为汉人上课的重担。他对汉语很下了一番工夫，主要依靠自学自修，达到了相当高深的程度，成为法王在藏汉翻译和教学上最得意的一个助手，亦成了今日藏地屈指可数的一位译经师。

我曾问过索达吉堪布，他翻译的这么多经文，可以拿到汉地公开出版吗？他回答：除了

《三十忠告论》等少数经文可以公开发表，目前大部份不宜公开出书。他将藏文经论译成汉文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在佛学院里给汉族弟子上课的方便，决不带有任何追名逐利的个人动机。早几年他为汉地学员讲课时，把自己翻译的经文抄写在黑板上，让下面的听众抄阅。后来学院有了一台信众捐赠的复印机，他这才把自己的译稿复印出来，每个学员发给一份。他为学员讲授密宗经典，不取分文报酬，相反耗用了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他平时不苟言笑、一本正经，据他说这是因为他修持的本尊是一位愤怒神，日久年深，本人便在形像、习惯上越来越跟本尊合二为一了。很多汉地学员都对这位不苟言笑、一本正经的上师敬佩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有一天在索达吉堪布堆满藏、汉书籍的小屋里，我请他扼要谈谈对红教密宗的见解。

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宁玛派以显密经义为纲，其最大的特点是在修持的方法上有许多殊胜之处，有不少依法修持的窍诀，在对上师的传承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。他又说：在宁玛派的修行者中，从古到今，出了不少高僧大德，不少人成就了光身、虹身，涅槃时出现身体缩小、离地而去等等瑞相。本人对宁玛派的研究和修持可以说已有很长的时间，认为宁玛派密宗的修法确实极为殊胜，不由得不起坚定不移的信心。

他跟我说这些时，双目如炬，眸光闪闪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扑面而来……

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